

聖

門

志

一

聖門志
(一)

呂善纂輯

聖門志序

學者多言太史公論議謬於聖人。太史公書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魯匹夫特筆之史，埒傳國君公，并錄及門士靡軼，尊其教，備著其譜牒。前此未有有之，誰實始？太史公奚謬聖人也？後千餘年，得余邑呂季可氏。季可爲理幕東藩，所得孔氏及羣賢家乘載多，悉取編輯之，益以後代理學諸儒事行爲志曰：聖門志，凡五卷。其書視史記所載倍十數。世家列傳至此舉其全，所謂尊其教，備著其譜牒者，極盛蔑以加矣。凡書得所附益貴，爲季可志聖門，惡在非？聖門志季可必傳無疑者。夫薦紳家托孔氏宇下，取高官大位，亡筭矣。有能道聖人系七十二子姓名者，蓋尠。以季可之賢，陸沉散秩，未獲稽古，利十二三。孔氏方愧醜薄，而我爲之書，至字拾句，組俾毋闕遺，用以醺孔氏何厚也？夫聖門廣大，豈以一編表章爭重輕？天貸萬物而不尸德，物自不敢忘天。季可蓋曰：吾見夫世於孔氏若集市焉，日中爲期，得所欲，掉臂去不顧。凡吾所爲志，聊愧夫門于聖門而善忘門中人者耳。隣人有二子焉，一多與之金，而忘其宗譜；一少與之，謹筦籥，守墳墓，補綴先世貽筆翰，無一失。此其子之爲人相去何若矣？季可有功聖人門，何以異此？季可令嗣兆祥，字聖符，尤博學，工文章，與余善。季可歿數年，聖符出其稿示余，因獻之邑侯，刻鹽邑志林中，廣其傳。聞季可屬稿時，聖符侍側，贊討論寔多。太史公書父子相踵成讀，司馬談六家指要于儒術深矣。子長之創立義例，爲孔氏及弟子撰世家列傳，亦其父子間所商定有素，以比于呂之父子志聖門事，先後

聖門志序

尤同揆哉。甲子七月望。同邑胡震亨孝轅撰。

聖門志序

孔子之道。天地不能範圍。萬物待其蕃育。無門無旁。一宅而寓。孰居間而詔闔詔闢。門之外無人矣。浸假以久。聖遠言絕。疇後起而制入制出。門之外有人皆其人矣。徂渾沌。迄晦冥。道不變。乾坤不毀。精神不滅。乃復問藩落於太虛。繚周垣於寥廓哉。築之登登。削之馮馮。非峻也。叩之鏗然。望之窅然。非幽也。庭闕相望。闔闔相通。非濫也。守在狄夷。慎在邊徼。非隘也。朝周京者。寧復詢秦晉。宗宋室者。尙復計燕雲。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蹢躅。等級有升降。猶之乎得門而入者也。自餘則樵樵外望之庶人而已矣。荒裔之地。必有君長。側陋之室。必有奧阼。然有皓首而不見府寺者矣。況於識漢官之威儀於臺閣之下。罽罽之前乎。故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信非虛也。儒術紹明。莫如昭代。以孔孟爲鼻祖。禰伊閔而宗關雎。漢唐而下。僅有壇墀。餘則祧矣。青衿子誦法其中。擁帶吏駿奔其際。而倉卒訊之。不能名其孰耆。孰稚。孰主伯。孰亞旅也。況能舉其齒貌嗜棄。生卒進退之終始乎哉。東海呂君。雅博好古。位不配才。爲藩幕于東魯。人旣俊爽。官復清閑。訪諸復聖公之嗣博士。勒成此書。百世而下。其與夫橫腰之帶。繫肘之印。滿籬之金。孰爲多也。令子呂上舍受而藏之。密友胡刺史見而賞之。余叨宰邑。得觀異書。因爲梓而行之。以廣刺史上舍之意。自今以往。宇內之透長安者有路。而望燕墓者。人亦不得而紿之矣。固宜由拳之紙。將貴十倍價也。天啓四年甲子孟秋之吉。賜進士第知海鹽縣事黃國樊維城撰。

聖門志序

孔子倡明道術於周之季。歷二千餘祀。佩服者不少衰。寤寐羹牆。便與淑艾諸賢相旦莫。所謂聖門嫡傳也。顧表章崇事。散見簡編。卒未有彙而志之者。豈非聖門一大闕典與。參藩呂公。被服章逢。宦遊闕里。網羅歷代。薈爲成書。而胤子太學兆祥君。重加考訂。壽諸梓人。曰聖門志。凡聖系之淵源。從祀之沿革。以至封爵禮器樂律之升降。林墓古蹟之隱顯。靡不綱舉目張。較若眉列。亦云盛矣。嘗見爲二氏學者。慮無不高立門閭。燈傳祖術。譎誕倣儻。務相尊尙。而孔氏之門。澹焉不能舉其凡何也。聖道參列天地。經緯人倫。日月江河。無之非是。不必名其若何崇尙。若何統緒。而凡具耳目。自共識取與。雖然。道在孔子。若太和元氣。淪貫宇宙。而志則元會運世之曆數。不可泯也。統在聖門。若木水本源。薪傳不盡。而志則昭穆宗別之班行。不可混也。人情入廟貌。則思敬。過墟墓。則思哀。而矧臚列聖真。博綜羣哲。手是編。而有不瞿然感。肅然墜孔氏之門風。是懼者乎。則是志也。誠聖門之鼓吹。聖學之羽翼也。而又可少哉。祚不敏。以廣文長往。來齊魯。低回杏壇洙泗間。慨然有宮牆之想。顧卒卒無休暇。竊見子與子張之裔。丘明冉子之墓。和聖展雄之譜族。互見焚爭。委掌故於若存若亡間者。至不可窮詰。惜未能舉是志。一一獄究之。以樂觀其盛也。是志又可少哉。兆祥君恂恂姱節。能讀父書。而益光大之。其有功於吾道。不止紹明其跡者。誰謂聖門嫡傳不在今日哉。

聖門志序

二

天啓乙丑歲次中春日。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前奉勅提督山東學政同邑賀萬祚撰。

聖門志序

聖門志。志聖門也。志匪第該含聖門于一編冊已也。欲求志所尊之人。所重之學。所闢之門。于此一時也。念吾夫子之與四科七十。暨乎後來儒彥。精想洽契。固不翅合二千年爲一息言動者。至夫刪述于前。紹明于後。真能使萬古不往。二曜常懸也。若論及門。寧特非助。啓予。自當入室。雖聞磬。取瑟。亦是同堂。豈非有天地已來。人倫之標範。學術之宗源。門墻之淵海也乎。風會沿染。聖澤漸漑。不受過河之損。卽太牢始漢。南面尊唐。大祀隆宋。而崇正皇代。莫過于肅廟。聖師賢弟之爲萬禩稱也。惟是運會澆下。士行儒習。莫不望尼山而赴標。溯沂泗而泳潤。究其歸宿。多向背不然。賢豪林立。曷敢以此槩乎一世。祗平氣自衡。終覺此身趑趄于門屏外耳。至若我明儒脉。有如四大儒之主性求心。與忠信良知之學。固應現前纓帶。沾灑厭沃。特以應舉奪心。鏤空赴眼。邪說由斯不覺。默默入其情腑。傾仄變幻。緣學及人。雖有支天大手。疇能抵攔。因是而人之與學。各有門戶。彼廬此舍。自畫疆限。家開扉闕。忘所從來之大同區宇。可不哀邪。吾意當世儒流。誰非北面聖人。承傳聖學。步武聖門者。使畢見斯志。則至聖大賢。固同心之所欽。下倘艷河津。舜江。餘干之從祀。又何難內之爲宰輔。外之爲將帥。野之爲布衣也。更惕荀況。更生。輔嗣之罷祀。此不以言性惡。事神僊。宗老莊乎。門啓春秋。以迄聖世。其間雖馬上得天下。頓顙簷楹。屈身事浮屠。儲君釋奠。下至完顏蒙古。莫不爲之升階飲福。而今之宮墻。卽夷徼蠻荒。無非而是。此又合古今天下爲一門也。一

展覽間。寧不興起。今之人材。回斡今之學術。踢倒今之門戶。而副其所求也哉。余嘗過呂季可參藩幕邸。見有斯稿。問之。則竭七年搜採。而後就此。余爲心契目訝。曰。季可何修。而以筆札著聲。與游夏爲徒也。頃見方孟璇賀孝延兩丈。咸共嘆賞。曰。呂之同宗。有東萊先生。實以道承關洛。膺祀廟庭。而季可此書。足輔東萊篇翰。于聖門。盍亦思有以報稱之也。賜進士第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奉勅督理學政前工部郎中奉勅督理河道欽差貴州典試事繡水項夢原拜撰。

聖門志序

今天下所稱傳聖人心。出聖人門。爲聖人徒。而取巍第。躋榮階。進而樹績建勳。退而嘯林娛草。卽或有意千秋操觚一室。知惟眩博鬪奇。誇騁胷臆。大之褒毀古今。小之嫁情魚鳥。非迎聲天上人。則嚮譽地下朽。豈復念升高自何梯級。立命恃何根柢。視聖賢胤鄒魯鄉等之尋常寒冑。家園里巷。見猶過眼。了不關懷者。踵武而肩隨也。何意有參藩呂公冠洋。及孝秀聖符之父子。合念勤惠聖門。以謂闕里祇傳聖緒。陋巷惟著本宗。兼之轍跡迴環。散見他卷。門系姓譜。家各自藏。安得併函。使人皆得見之爲快也。于是以自公之暇。採錄傳記。肆搜載集。先之以年表。林墓配哲諸傳。用以章聖賢之始末。繼之以先儒改罷數條。以見從祀之優崇。又繼之四譜二博。令錄支裔。謂非嫡脉未易霑恩。又繼之祀典。以至樂章地里。以及廟林。于以昭隆禮美遺休也。莫不人附世以傳遠。代借人以弘道。靈柯自繁。英葉湛露。樂得榮施。二千年之德音。若猶耳擊。十百枝之繼紹。不翅眼觀。且泰岱沂河之壯。書臺家井之瑣。靡不具列。何論聖門裔胤。越千古而復會乎一堂。卽普天後彥。啓單帙而若見乎羣聖矣。公寧獨以參佐功澤。溉灌東人。稱循良第一已哉。志成。使聖符來乞余序。因念聖符考索家乘。及諸撰著。客余齋頭。至淹旬月。每篝燈晤談。道腴漸洽。竊謂公家父子。眞所謂傳心出門而爲之徒者也。特愧余家上世列聖門者八人。視諸高足。未有倫等。今復染毫頌言編末。亦何陋巷後塵不愧其陋。而更欲以今陋續前陋也。

聖門志序

二

萬曆癸丑七月既望。復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胤祚頓首謹序。

聖門志序

余讀聖門志而知家從父之力拓聖人之門而耗涸其精卒至以身殉不少惜也何也猶之乎走不佞之力董聖朝之門而畢竭其神卒至以官殉不少悔也余初不知其力也以余之因工致疾而後知也初不知其以身殉也以余之因職及官而後知也蓋聖門所以納千聖軌躅而大百世之指南也故自聖表之注載宗胤之承傳以至諸弟後儒雖一居處一草木罔不開千古記撰褒彙若指諸掌也亦猶之殿門所以承列聖神基而啓萬世之向明也故自輿輅之遵蹕文武之位佇以至工師夫匠雖一限闕一瓦石蔑不采先朝規制謹凜若不違顏也惟是捉筆纘綴斥廢登遺卽事符而情券未免與篇帙鬼神相爲是非而況命督工程追侵責玩卽職舉猷宣亦未免與柄軸權奸相爲牴牾此從父之以身殉志而下走之以官殉工哉第從父與余各游于聖門雖聖門若大不必門有余家兩人然余兩人者一則不落旁門而粹精于志聖門一則不入權門而拂袖田間爲聖門序則河東門內後先躅跂自伯恭希哲至于今茲亦庶幾無愧聖門矣乎家弟聖符破家鑄志叔氏業已崇祀闕里余適憂譏病甚聞此殊喜躍起操觚以授兒本南須俟太平有象出而梓之庶不使以文字取禍便與聖符各不愧門稱有子也

天啓丁卯孟春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殿門工程呂濬撰

聖門志卷之一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上海杜士全

參考

兄呂元美

編次

江寧顧起鳳

侄呂

濬

聖賢表傳

敘曰。昔吾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教門牆。匠成鎔鑄。而羽翼聖真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我明之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體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耀圖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迺考之史記所載。止有及門之高弟。僅記論語問答數言。而諸經傳所述。曾不一及。何其略也。今纂集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而近誣如不知防墓者。正之。雖戴記所載。弗取也。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雖史記所敘。弗信也。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備錄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之所雅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僉載。傳道錄全書。聖賢家乘家語爲據。而諸子百家。咸博採焉。併附聖賢祠廟林墓於後。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焉。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年庚子。庚子。甲申也。戊
二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
三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是年弟子秦商生。
五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
六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曾點生。
七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八年是年周靈王崩景王立弟子冉耕生。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
九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是年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二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十四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十五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十七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是年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
十九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是年在魯娶於宋元官氏。
二十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二十四年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是年在魯聖母顏氏卒塋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二十六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母喪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孔子見鄭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是年弟子商瞿、梁鱣生。

二十九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雍、冉求生。
三十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
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
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是年弟子顏回生。
三十二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
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弟子端木
賜生。

三十三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四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周使伯常騫問道。孔
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
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戾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
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

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害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尙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死於道。葬於贏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九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是年。弟子澹臺滅明生。